

民俗采风

面燕衔春

北芳

小时候，清明节祭祖扫墓是大人们的事，小孩子只惦记着吃食：喝加了白糖的麦米粥、玩面燕、吃鸡蛋。

清明头两天是寒食节，古时有规矩，这两天严禁生火动烟，不做饭、不点灶、不烧火取暖，连烛火与烟火都一概不用。人们会提前备好麦米粥和各类饭食，安安静静守着“寒食”的传统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这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老规矩，渐渐被淡忘了。如今过寒食与清明，大家依旧吃着热乎饭。

我记忆里的寒食与清明，便从未尝过冷食。寒食第一天清晨，母亲会把前一晚泡软的去皮麦子、高粱、黏玉米、豇豆等五谷杂粮放进大锅熬煮，锅上还蒸着自家鸡鸭鹅下的蛋。麦米要慢火熬上近一个钟头才能煮得软烂。

母亲会给一家人分煮好的蛋：每个孩子一个鹅蛋、两个鸭蛋、三个鸡蛋，爷爷奶奶分得十个鸡蛋、六个鸭蛋和四个鹅蛋，放在葫芦瓢里由我送去。奶奶常常会把两个鹅蛋放在瓢里叫我带回，跟弟妹分了吃。

我们姐弟仨每人都有一个奶奶打纸缸时给糊的花纸小盒子，就把分到的鸡鸭鹅蛋放在盒子里，留着解馋。可那些诱人的蛋，哪经得起馋嘴的弟妹们惦记？基本上不用两天，他们就吃得干干净净。我是大姐，总舍不得吃，看着弟妹们眼巴巴望着我的模样，便把自己那份分给他们。

怀故人

我的母亲

徐泉

母亲柳淑卿生于1938年，家里兄弟姐妹七人，她从小聪明过人。因家境不好，姥姥一度不让母亲上学，她苦苦央求姥姥边上学边干活——织花边。姥姥答应了。于是，她抱着花边板走进课堂，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课，下课则忙碌到棒槌飞舞。凭着刻苦努力和过人的聪慧，母亲硬是以优异成绩，从三年级直接跳级到五年级。那个小小的花边板，藏着她对知识的执着，也藏着她骨子里不服输、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坚韧。

1955年，母亲如愿考入烟台幼儿师范学校，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毕业后成为一名幼师。可就在临近毕业时，学校突然解散，母亲只得以来民办教师身份教书。直到1982年国家落实了政策，补发了毕业证书，才弥补了母亲深深的遗憾。

与父亲结婚后，母亲来到奶奶村教书，白天在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，是人人称赞的好老师。晚上回家，她便忙碌米油盐，缝洗浆补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奶奶患有慢性支气管炎，经常咳嗽，绝大部分家务和挑水种菜浇园等事情都是母亲承担的。

父亲也是兄弟姐妹七人，大伯在渡江战役中牺牲，奶奶是烈士家属。不知是何原因，奶奶一直随我家生活。远在内蒙的叔叔，大伯春节的时候也会寄钱给奶奶，母亲性子要

父母更是舍不得吃一口鸡蛋。把我们老老小小都分妥帖后，剩下的两三个鸡蛋，便被放在房门框顶上插着柳条的箢篱盘里。可到最后，多半还是拗不过馋嘴的弟妹软磨硬泡，被他们悄悄吃进了肚里。

我们吃鸡蛋，总爱聚在街边和小伙伴儿们一起，边玩边吃，碎蛋壳有的落在青石板的缝隙里，有的散在路边的土堆上。母鸡们眼尖，总是跟着我们吃碎蛋壳，有的蛋壳被蚂蚁发现了，呼朋引伴，像爬上一座座小巧的白玉桥，寻找着鸡蛋碎末。

吃过早饭，母亲便开始发面。面醒好后，就在面板上做面燕，胶东人常说“清明燕，春不倦”，软软的面团在母亲掌心翻折，捏出灵动的燕子模样，再用剪刀剪出翅和尾，梳子压出纹理，大燕驮着小燕。还会捏鸡鸭鹅，甚至凤凰、绶带鸟、戴胜鸟，千姿百态，我们当地管这些燕子、鸡、鸟一律叫“饽饽鸡”。按上两粒花椒粒做眼睛，这些面做的小生灵瞬间就活泛起来。等饽饽鸡二次醒发好，便放进大锅里的箢帘上蒸。

蒸笼掀开时，白雾漫上木梁，母亲从锅里一个个拿出来放在箢帘上，用红、黄、绿靛（染料）兑成几种颜色给饽饽鸡染色，母亲知道我们会吃掉，染色很简洁，却俊俏喜庆。

强，不愿旁人说一句我们跟老人沾光的闲话，坚决不收本村二伯的养老钱，奶奶所有的生活开销，全由我家独自承担。姑姑嫁在本村，母亲便把奶奶的钱交给姑姑打理。奶奶只有姑姑一个女儿，又住得近，格外牵挂。那时家里条件不好，母亲但凡做了好吃的，总会给姑姑家送去，或是叫表弟妹们一起来分享。我和弟弟常常不解，问她东西不多为何还要分给别人，母亲说：“不这样，你奶奶会挂念，饭也吃不好。”本村的姑父抽空会帮我们家干些挑水扫院的杂事，母亲便会留他在家吃饭，从不亏待他人。

母亲把对长辈的孝顺、对亲人的体谅，全都藏在不起眼的小事里。奶奶岁数大怕冷，而那时柴火又紧缺，于是家里的柴火基本都给奶奶暖炕用了，母亲那边的炕只能偶尔添几把草烘一下，连炕席下烘的花生也因为潮湿长毛。年复一年睡潮湿的凉炕，母亲在五六十以后腰腿等关节都出现问题，腿有段时间都走不了路。

母亲对子女要求严苛，记得在我刚记事的时候，父亲放假捎了点心回来（父亲每次都会把好吃的直接放在奶奶屋里，由她来支配享用），奶奶给我几个小饼干。我出去分给了一起玩的小伙伴，回头又想拿出去分着

吃，被奶奶抓个现行并告知母亲。母亲一怒之下，把我提起来直接扔在院子里。多年后提及此事，母亲后悔不已，说那时自己太年轻太顾及脸面了，那么小的孩子懂得什么？

老人们相继去世后，母亲把重心转到父亲、我和弟弟身上，她总说年轻时为了老人忽略了我们，亏欠了我们。

母亲帮我照看大了女儿，又帮我弟弟把孩子带大，任劳任怨无怨无悔。俗话说“十年看婆，十年看媳”，母亲是个睿智的人，在她眼里，自己儿媳妇是最好的，女婿也是最棒的，逢人便夸儿媳妇和女婿如何孝顺。她和我弟媳一起生活十五年，从未红过脸有过摩擦。我爱人也常说，在我母亲身上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。父亲生病后，母亲更是独自承担起护理的重任。每晚父亲都会起夜五六次，母亲不厌其烦，宁愿自己多付出也不舍得占用儿女时间。

那年重阳节，母亲突然离世，成了我一生都无法愈合的伤痛和深深的愧疚。她一生为家人操劳，为他人着想，却唯独忘却了自己。她智慧、要强、善良、坚韧，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人。如果有来生，我想换成我来做母亲，去呵护她，疼爱她，再也不让她辛苦操劳。

那年重阳节，母亲突然离世，成了我一生都无法愈合的伤痛和深深的愧疚。她一生为家人操劳，为他人着想，却唯独忘却了自己。她智慧、要强、善良、坚韧，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人。如果有来生，我想换成我来做母亲，去呵护她，疼爱她，再也不让她辛苦操劳。

往事如昨

拾斤粮票

张状庆

人老念旧，尤爱去自己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逛荡。这日信步来到熟悉的长岛渔港，码头上早已不见了早年大筐大筐的鱼虾，举目可见的是客船和熙攘的游客，一只海鸥在空中鸣叫后，翻身俯冲水中，须臾间显出一个越来越大的涟漪。随着那层层涟漪外扩，我脑海中竟清晰地映出了一张粮票，那是一张山东省的“拾斤粮票”。

为解决闽浙苏鲁渔民渤海秋季渔汛海获收港之需，国家农林部于1974年开工建设长岛渔港。在港池进出口的水面下2米左右有一暗礁盘，那是龙须礁的延长部分，对进出港船只很是凶险。建港指挥部决定由技术、爆破、潜水三工种一体清除暗礁，爆破手便是肖圣鹏。

肖圣鹏是长岛人，跟我是同学，我们二人性情相近，相处得亲如兄弟。老肖炸礁采用“炸炮”方式，即由潜水员把炸药包塞进礁石缝中，待返回船上后再按电开关起爆。当年，我也模仿电影《南征北战》中炸坝的镜头按过起爆器，暗礁爆破后还跟老肖一起潜水察看验收。由于常来往于水下，我戏谑地称自己为龙王女婿，称比自己年长几岁的老肖为“大连襟”。

那时我们最大的感受是“饭量大，吃不饱”，一次母亲从砣矶岛老家捎来了拾斤山东省粮票，孰料老肖的照片居然在票面上！

这事说来也是巧合。老肖上中等个头，身材匀称，身手利索，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的人。他和一位女民兵加上联防连队的一位班长，在珍珠门山坡上照过一张军民巡逻的照片，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没想到，这张照片成为了《山东民兵》杂志的封面。更巧的是，这张军民合照又被用在“山东省拾斤”粮票上了，持枪站在中间的正是肖圣鹏。虽然票面不是很清楚，但背景分明就是珍珠门，那可是我回砣矶岛老家的必经之路，石礁矗立在海浪中的景色太熟悉了。

我兴奋地拍了拍老肖肩膀道：“大连襟，日后干脆叫你‘拾斤粮票’得了。”老肖笑着说：“拾斤粮票”早有主了，票面上那位女民兵就是！不过她挺烦‘拾斤粮票’这外号的，因为她有点胖，害怕‘拾斤粮票’变成了朝鲜的‘六百工分’！”

说到六百工分，又是一个典故。那个年代的驻岛连队操场上，经常放露天电影，其中就有朝鲜电影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，影片中有一姑娘身壮体胖，吃苦能干，年挣“六百工分”，却不好找对象。“六百工分”在长山列岛家喻户晓，或多或少带点贬义。海岛闺女本就善良纯朴，谁也不喜欢有个这样的外号……

一声笛鸣，一艘客轮拖着浪花驶入港池，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眼前。前些日子，老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，没有几人记得他在这港池爆破激起的冲天浪柱，更没有几人知晓他清除过海底的暗礁。唯有这张曾在全省城乡流通的“拾斤粮票”，还留存着他的身影，记录着长山要塞军民同守共建的往事，记录着老肖们那曾经不可磨灭的辉煌。